【目次】

[第十二章、結論 1](#_Toc390934288)

[第一節、經律為主的聖典結集 1](#_Toc390934289)

[第二節、不斷傳出的部派佛教聖典 5](#_Toc390934290)

[第三節、一切聖典概觀 10](#_Toc390934291)

**第十二章、結論**

**第一節、經律為主的聖典結集**

（p.867-p.879）

上圓下波老師 指導

釋覺天 敬編

2014/06/01

**一、經與律的次第集成**

原始聖典──經與律的次第集成，上來已分別的加以論究。然聖典的集成，並沒有終了，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大段落，聖典還在延續的發展成立中。所以再對過去（原始佛教聖典）的集成過程，作一番回顧，更瞻望未來的開展，以作為結束。

佛法，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為根本；以僧伽為中心，統攝七眾弟子，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。在佛法的具體開展中，有佛與弟子的教說，佛與弟子的事跡，僧伽的集體生活制度。這些，通過佛弟子的領會，實行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；經當時的僧伽的共同審定，成為佛教的聖典。

**二、聖典大部的集成過程，共分為四個階段**

佛教的原始聖典，綜合為大部的集成過程，可分為四個階段：

**（一）原始結集的佛法──「法」與「律」**

一、結集的佛法，分為「法」與「律」，也就是後來所說的「經藏」與「律藏」。

**1、各部律典，保存原始結集的二分說**

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的《僧祇律》[[1]](#footnote-1)，

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中，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的《五分律》[[2]](#footnote-2)，

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的《銅鍱律》[[3]](#footnote-3)，

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-（p.868）vadin）系的說經部（Sūtravādin），對於原始結集的聖典，保存了原始的二分說──「法」與「律」（經與律）。這是二大結集所公認的，一切部派共有的聖典。

**（1）「四部阿含」的集成**

「法」，集成了「四部阿含」。

**（2）「波羅提木叉經分別」的成立**

「律」、「波羅提木叉經分別」，已經成立。僧伽其他規制，還是「摩得勒伽」，分二部或三部[[4]](#footnote-4)，在開始類集的過程中。大眾部的「律藏」組織，代表了那時的形態。

**（3）「小部」的共同傳誦**

屬於「小部」的《義品》、《波羅延》、《優陀那》[[5]](#footnote-5)──《法句》、《本事》，都傳誦在佛教界。佛弟子說的偈頌，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應已有多少共同的傳誦。

**2、小結**

這一階段，從佛入滅起，到西元前300年左右，部派沒有分立的時代。

**（二）「大眾」與「上座」二大部分化的時期**

二、大眾與上座（Sthavira）──二部，開始分立。

**1、「阿毘達磨藏」的成立**

上座部系的聖典中，「阿毘達磨藏」成立了。「阿毘達磨」的成立，就是「自相」、「共相」、「相攝」、「相應」、「因緣」──五根本論的成立[[6]](#footnote-6)，應有原形的論部。

「阿毘達磨」，傳說是佛說的，所以成為「經」、「律」、「論」──三藏。如銅鍱部的《島史》[[7]](#footnote-7)，分別說系法藏部（harmaguptaka）[[8]](#footnote-8)，說一切有部所說[[9]](#footnote-9)。

**2、「律」的「犍度」部分接近完成階段**

那時，「律」的「犍度」部分，上座部系的分類組織，接近完成階段；《十誦律》的組織，最近於那一時代的形態。

**3、「上座偈」及「上座尼偈」的成立**

「小部」中，「上座偈」及「上座尼偈」，已經成立；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，傳說也更見具體。

**4、小結**

西元前251年，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舉行（被稱為第三）結集，那是上座部分化，分別說部成立的結集。

所以根本二部對立，應為西元前300年頃，（p.869）到西元前250年。

**（三）部派一再分化的繁盛時期**

三、部派的一再分化，成為十八部，這是當時佛教界共傳的教派。

**1、各部自宗對「經、律、論」的審定與編組**

各部派在不同的教區，不同的僧伽內部，對經律都有一番審定與編組──結集，而成為自部的聖典（小部派，不一定有特殊的完整的三藏，但也多少有些出入）。

雨後春筍般的部派成立，是佛教大擴張，因不同傳承，不同地區所引起的。那時，經、律的主體，都已成立；律部更有自宗不同的附屬部分，如「增一律」等。論典，也成立自部不同的根本論[[10]](#footnote-10)。

**2、各部派對於「雜藏」的歸屬判攝**

「雜藏」，本是附屬於「經藏」的。

**（1）獨立「雜藏」而成為「四藏」**

而有的把「雜藏」獨立起來，成為「四藏」。「雜藏」中，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，多完成大部。波羅蜜多──菩薩譬喻所引起的菩薩法，附在裏面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「序品」所說[[11]](#footnote-11)。

**（2）立「雜藏」卻仍用「三藏」的分類**

立「小部」或「雜藏」而附屬於經藏的，仍用「三藏」的分類。

**（3）不立「雜藏」而傳誦於「三藏」外或編入律部**

不立「雜藏」的說一切有部，部分（《法句》等）傳誦在「三藏」外，部分──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編入律部的《藥事》、《雜事》等。

**3、小結**

這一時代，從西元前250年起，約到前100年止。

**（四）部派末派的轉變時期**

四、西元前100年後，部派佛教有了多少變化：有的衰落而消失了。有的因地區，因時代，聖典方面也有了新的內容。

**1、大眾部末流，成立「菩薩藏」**

如大眾部末流，將四藏中的菩薩大行，更有「方等大乘」，而成立第五「菩薩藏」[[12]](#footnote-12)。

**2、法藏部另立「咒藏」與「菩薩藏」**

法藏部也另立「咒藏」與「菩薩藏」，成為「五藏」[[13]](#footnote-13)。這不但有了「方等」，也暗示了「秘密大乘」的滋長。

**3、銅鍱部所傳之《佛譬喻》、《佛種姓》**

以保守著名的銅鍱部，也有《佛譬喻》、《佛種姓》中的（p.870）〈寶珠經行處品〉，與時代的思潮相呼應。

**三、總結**

這是部派佛教所傳的聖典的大類。原始佛教的聖典，就是第一、第二階段；但應除去「論藏」。

**第二節、不斷傳出的部派佛教聖典**[[14]](#footnote-14)

（p.870-p.876）

**一、部派時期，聖典的傳誦與成立未曾間斷**

佛教聖典，經二大結集所集成的部類，是佛教界所公認的。此後一再分化，成立種種部派。凡經一次分化，大抵有屬於這對立派系的僧伽大會，各自對聖典作一番審定與改組。經律間的彼此差別，代表了部派間的實質對立。

部派成立後，聖典還是在不斷的傳誦、成立，但沒有經過共同審定的，雖傳誦流行，卻沒有編入固有的聖典──「經藏」與「律藏」中去，因為經律已凝定而被（自部所）公認了。在「三藏」或「四藏」以外傳誦的聖典，是相當多的。這一事實，這裏想略為敘列。

**二、未編入「三藏」內的部派聖典**

**（一）「銅鍱部」亦有不屬於「經藏」「小部」的聖典**

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的成立，是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再分化，屬於第三階段。當時審定了「三藏」的具體內容，但此後還是不斷的傳出。長部師（Dīghabhāṇaka）以為：《譬喻》、《佛種姓》、《所行藏》、《小誦》──四部，是不屬於「經藏」「小部」的，就說明了這一事實。這種內部的意見出入，如關係重大，或法義上有嚴重的歧異，就可能引起部派的再分化。

**（二）《入大乘論》所載之部派特有聖典**

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不立「雜藏」，所以（部分編入律藏，而）傳誦於「藏」外的，數量特別多。《義品》、《波羅延》、《法句》、《本事》等古典，不必再說；部派特有的聖典，在漢譯的「論」書中，有部分的資料可考。

堅慧（Sāramati）曾在《入大乘論》卷上（大正32，36c）說：（p.872）

「舍頭羅經、胎經、諫王、本生、辟支佛因緣，如是八萬四千法藏，尊者阿難從佛受持者，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語過。」

堅慧所提到的幾部，在對方都是承認佛說，卻是不屬於「三藏」的。

**1、《舍頭羅經》**

**（1）相關之譯本**

1.《舍頭羅經》，現在漢譯大藏（《大正藏》「密教部」四）中，有吳支謙與竺律炎共譯（西元230年前後譯出）的《摩登伽經》三卷；

西晉竺法護譯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（或名《虎耳意經》）一卷。這二部，是同一部類的別誦本。

**（2）集成此經之事緣**

以摩登伽女（Mātaṅga）咒術惑亂阿難（ānanda）為因緣，有咒語，說二十八宿[[15]](#footnote-15)，並占卜星宿等。

據《十誦律》，近聚落住比丘，「讀誦星宿經」[[16]](#footnote-16)。這本是世俗的占星術，經佛教的應用而演化為本經。[[17]](#footnote-17)

**（3）推測所歸屬之部派**

這可能是說一切有部本；或是同在北方的，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「咒藏」的一部。

**2、《胎經》**

2.《胎經》：這是「入胎經」，明胎兒的生長過程，並「四種入胎」的不同。在大藏經中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。現有二部：

一、《佛為阿難說處胎經》，唐菩提流志（Bodhiruci）譯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13會。

二、唐義淨譯《佛為難陀說出家入胎經》，二卷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14會。

這二部的實質相近；義淨所譯，與難陀（Nanda）貪欲譬喻相結合，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（卷11─12）所說相同。

**3、《諫王》**

3.《諫王》：現大藏經（《大正藏》「經集部」一）有劉宋沮渠京聲所譯：《佛說諫王經》一卷。異譯本有唐玄奘譯的《如來示教勝軍王經》；趙宋施護譯的《佛說勝軍王所問經》。

**4、《本生》**

4.《本生》，即種種「本生」。（p.873）

**5、《辟支佛因緣》**

5.《辟支佛因緣》：大藏（《大正藏》「論集部」）有《辟支佛因緣論》，失譯，或與這一部相近。

**（三）有部論書所載之聖典**

又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中，還發現《正法滅經》[[18]](#footnote-18)；《集法契經》、《筏第遮經》。

**1、《集法契經》**

《集法契經》，如《阿毘達磨顯宗論》卷1（大正29，778b-c）說：

「又見集法契經中言：於我法中，當有異說，所謂有說唯金剛喻定能頓斷煩惱；……或說眼識能見，或說和合能見；……諸如是等差別諍論，各述所執，數越多千。師弟相承，度百千眾，為諸道俗解說稱揚。我佛法中，於未來世，當有如是諍論不同。為利為名，惡說惡受，不證法實，顛倒顯示。」

這是部派紛爭極盛的現象。這是說一切有部，集法藏經的一類；

現存《結集三藏及雜藏傳》，《迦葉詰經》（編入《大正藏》「史傳部」一）；

《大智度論》所說的《集法經》[[19]](#footnote-19)，都屬於這一類，只是部派不同而已。

**2、《筏第遮經》**

《筏第遮經》，傳說天（神）授與的[[20]](#footnote-20)，來歷更難說了。這些，都是不屬於「三藏」的。

**（四）《瑜伽師地論》所引聲聞伽陀**

《瑜伽師地論》中，抉擇聲聞的伽陀，有「勝義伽陀」、「意趣義伽陀」、「體義伽陀」[[21]](#footnote-21)。[[22]](#footnote-22)「意趣義伽陀」51頌，是大梵天王請問而佛說的[[23]](#footnote-23)。這部伽陀，不知道名稱，也沒有其他的傳譯。

「勝義伽陀」，全部44頌。初四頌，是「佛為婆柁梨婆羅門」說，與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（151經）相合[[24]](#footnote-24)。「諸色如聚沫」等六句，出於《雜阿含經》〈蘊誦〉[[25]](#footnote-25)「染汙意恒時，（p.874）諸惑俱生滅，若解脫諸惑，非先亦非後」頌[[26]](#footnote-26)，據《成唯識論》說，出於《解脫經》[[27]](#footnote-27)，還有「頌釋」。依《瑜伽論》引文，此下「非彼法生已……何得有能淨」八句，也是與上文相貫連的。這部《解脫經》，也出於「三藏」以外（《瑜伽論》所引聲聞經，大都與說一切有部經相合）。

**（五）《法住經》**

北傳的說一切有部，在漢譯中，所知道的最多；不屬於「三藏」的經典，說一切有部是為數不少的！部派佛教時代，聖典的不斷傳誦出來，決不限於說一切有部。如《法住經》、《入大乘論》曾提到了他的內容：「尊者賓頭盧、尊者羅睺羅，如是等十六人諸大聲聞」[[28]](#footnote-28)。

這似乎是佛教共傳共信的，玄奘譯有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，是依據《法住經》的。所說的聲聞三藏，如「毘奈耶藏中，有苾芻戒經、苾芻尼戒經、分別戒本、諸蘊（犍度）差別及增一律；阿毘達磨藏中，有攝，六問、相應、發趣等眾多部類」[[29]](#footnote-29)，與錫蘭佛教中，容認大乘的部派有關。

**（六）《那先比丘經》**

又漢譯有《那先比丘經》（《大正藏》「論集部」）；銅鍱部所傳，名《彌蘭陀問》（Milindapañha），受到學者重視。這也是南北共傳，而誦本不同的一部。

**（七）大眾部的《舍利弗問（經）》**

此外，如《舍利弗問（經）》，屬於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。《入大乘論》說：「僧祇中說：青眼如來等，為化菩薩故，在光音天，與諸聲聞眾，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住」[[30]](#footnote-30)，這又是大眾部的另一部聖典。

**（八）「有部」與「正量部」所重視的《正法念處經》**

特別是元魏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，所譯的《正法念處經》（《大正藏》「經集部」四），共70（p.875）卷，是說一切有部與正量部（Saṃmatīya）等，共同重視的。這部經，馬鳴（Aśvaghoṣa）曾有關係[[31]](#footnote-31)。

**三、聲聞的三藏聖典，不是聲聞聖典的全部**

在漢譯的大藏經中，如審細地考查起來，屬於聲聞部派，而出於三藏外的聖典，一定是眾多而又龐雜的。所以，聲聞的三藏聖典，不是聲聞聖典的全部。「三藏」，只是部派初分時代所結集的，為眾所周知的聖典。

而一地區，一部派，在佛教的開展中，從佛弟子心中表達出來，成為聖典，代表了這一地區，一部派，時代佛教的共同意識。不過在另一地區，另一部派，或不受重視而已。總之，早期集成的「三藏」聖典以外，部派佛教的聖典，一直在不斷的成立而傳誦出來。

**第三節、一切聖典概觀**

（p.876-p.879）

**一、聖典的共通性**

**（一）聖典的「現實感」與「理想性」**

原始佛教聖典──經與律，與一般公認的「三藏」，在聲聞弟子的傳授宏通中，並非聖典的全部，而只是初期集成傳誦的，聖典集成史的一大段落。佛教聖典的原始部分，有時、有地、有人、有事，充滿現實感。離佛的時代漸遠，聖典的現實性漸淡，而理想的成分漸濃。

**（二）總集聖者們內心的體證即是聖典**

佛法的開展，在印度文化的領域中，有印度宗教的特性[[32]](#footnote-32)。以佛法來說，是具體的，活躍的，在不同地區，不同文化，不同時代的適應中，進行覺化，淨化大業的宗教。卓越的聖者們，經內心的體證而流露出來，集成定形文句而傳誦於佛教界，就是聖典。

**（三）傳誦集成的聖典，皆是時代的指導方針**

佛教每一階段的聖典，都是代表著時代佛教，成為時代佛教的指導方針。佛教聖典，不是別的，是佛法在活躍的進行中，適應人類，而迸出智慧的光明，留下了時代佛教的遺跡。

**二、不同時期的聖典，更是一種「教判」與「史觀」**

原始佛教聖典，是佛法進展中的一大段落，以後又怎樣呢！在適應廣大人心的機宜中，又不斷的傳誦出聖典。不過，佛法的化導世間，是有原則的；雖多姿多釆，而有一貫方針的。試論佛教聖典開展中，每一階段的特性，也可說是一種教判，一種史觀。

**（一）根本佛教──初期的教化與後期的攝僧**

**1、根本佛教初期是以正法為中心**

「佛法」，佛陀初期的教化，是正法中心的。

**2、根本佛教後期樹立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**

到後來，為了「依法攝僧」，而逐漸成立僧伽制度（律），而樹立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的佛法。

**（二）原始佛教──繼承法與律並重**

繼承這一趨勢而開展的原始佛教，法與律並重。

**（三）部派佛教──法與律的各自偏重**

等到部派分立，上座們有了偏重律制的傾向。律──毘尼「是世間中實」[[33]](#footnote-33)，有時地的適應性。時代變了，區域文化也不同了，為律制所局限的佛法，難以適應，而有偏重形跡，忽視根本的情況。

**（四）初期大乘佛教──著重正法的開展**

一分重法者，適應佛教的時代要求，而展開了正法中心，復歸於佛陀的運動：這就是「大乘佛法」。原始佛教傳下來的經與律的數量，約為四與一之比。而「大乘佛法」中，部類龐大，可說沒有律部。即使附帶的有一部分，與大乘的「契經」，不成比例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也不及一。「大乘佛法」是重法的，是不容懷疑的事實。從佛陀化世的根本原則說，這都是各得佛法的一體。

**三、「四部阿含」的次第與宗趣**

**（一）阿含的早期雛形：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**

以「法」來說，原始結集只是「四部阿含」，而這又源於「相應阿含」。

**1、「修多羅」**

「相應阿含」的根本，是「修多羅」，甚深法義的結晶。

**2、「祇夜」**

通過一般民間的神教意識，成立「祇夜」。

**3、「記說」**

分別抉擇「修多羅」與「祇夜」的「弟子所說」，普化社會的「如來所說」，就是「記說」。

**4、依「三分教」而發展成為「四部阿含」**

這三部的總合，（p.878）稱為「相應阿含」。依這三部分而開展集成的，為「中」、「長」、「增一」，共為「四部」。

**（二）「四部宗趣」與「四悉壇」，是佛法化世的古老傳承**

依古人的傳承解說：

以「修多羅」根本部分為主的《相應部》，是「顯揚真義」──「第一義悉檀」。

以分別抉擇為主的「中部」，是「破斥猶疑」──「對治悉檀」。

以教化弟子啟發世出世善的，是「滿足希求」──「為人（生善）悉檀」。

以佛陀超越天魔梵為主的，是「吉祥悅意」──「世間悉檀」。

這是佛法適應世間，化導世間的四大宗趣，也是學者所能得的，或淺或深的四類利益。佛法的四大宗趣，從「四部」聖典的特性中表現出來。

**四、綜觀各時期的聖典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**

「佛法」──「根本佛教」、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的次第開展，又次第有「大乘佛法」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流行。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，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，是：

**（一）「四部阿含」，是「佛法」的「第一義悉檀」**

一、以《相應部》為主的「四部阿含」，是「佛法」的「第一義悉檀」。無邊的甚深法義，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。

**（二）「大乘空相應教」，重在「對治悉檀」**

二、「大乘佛法」初期的「大乘空相應教」，以遣除一切情執，契入無我空性為主，重在「對治悉檀」。

**（三）「如來藏」佛性說，重在「為人生善悉檀」**

三、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（佛性）教，點出眾生心自性清淨，而為生善解脫成佛的本因，重在為人生善悉檀（心性本淨，見於《增支部》）。

**（四）「秘密大乘佛教」，重在「世間悉檀」**

接著，「秘密大乘佛教」流行，「劣慧諸眾生，以癡愛自蔽，唯依於有著……為度彼等故，隨順說是法」[[34]](#footnote-34)。這是重在「世間悉檀」。

**（五）小結**

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。在不同適應的底裏，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。佛教聖典的不斷傳出，一直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佛教聖典，不應該（p.879）有真偽問題，而只是了義與不了義，方便與真實的問題。

**五、總結：聖典的適應與安立**

南本《大般涅槃經》，有一譬喻，如卷9（大正12，663a）說：

「如牧牛女，為欲賣乳，貪多利故，加二分水，轉賣與餘牧牛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轉復賣與近城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轉復賣與城中女人。彼女得已，復加二分，詣市賣之。……取已還家，煮用作糜，無復乳味，雖無乳味，於苦味中猶勝千倍。」

活用這一譬喻，來說明佛法的長期流傳，集成不同聖典，倒是非常適合的。佛法，如牛乳一樣。為了多多利益眾生，不能不求適應，不能沒有方便，如想多賣幾個錢，而加上水一樣。

這樣的不斷適應，不斷的安立方便，四階段的集成聖典，如四度加水去賣一樣。終於佛法的真味淡了，印度的佛教也不見了！雖然這樣，佛法的「世間悉檀」，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，因為這還有傾向於解脫的成分。佛法在流傳中，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，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。

1. [原書p.867,n.1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2（大正22，491c-49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[原書p.867,n.2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30（大正22，190c-19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[原書p.867,n.3]《銅鍱律》「小品」（南傳4，429-43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5章，第3節，p.330：

   上座部系（Sthavira）的「摩得勒伽」（mātṛkā），是分為三聚──「受戒聚」、「相應聚」、「威儀聚」的。大眾部系（Mahāsāṃghika）的《僧祇律》，綜合為二法──「雜誦跋渠法」、「威儀法」。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的「雜誦」或「雜事」，含有「威儀法」在內。所以**「摩得勒伽」的原型，起初可能是泛稱為「雜誦」或「雜品」；由於一再增編，才成為「三聚」或「二法」的**。

   ┌─ 受戒聚（具足戒）─┐

   雜誦（雜品） ───────┼ 相應聚（法 部）─┴─雜誦跋渠法

   └─ 威儀聚（行法部）───威儀法

   與犍度（khandha）相當的部分，是依古形的「雜誦」（二法或三分），而分離獨立起來的。「摩得勒伽」，是僧團中有關僧伽與個人所有的規章法制。這些規制，原始結集時，還沒有集出，而是推行於僧伽內部的不成文法。離原始結集不久，早在七百結集以前，律師們已集為標舉項目的「摩得勒伽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8章，第3節，p.544-545：

   原始結集，「結集文」與「結集品」（「八眾誦」），被稱為「祇夜」。習慣上，「祇夜」也被泛稱一切偈頌。如瑜伽師所說：「祇夜」是不了義經。而「有餘說」（不了義的別名）的經偈，被分別解說的，就是「優陀那」、「義品」、「波羅延那」（如上「祇夜」中說）。可見這些偈頌，起初都曾被稱為「祇夜」的。此後，長行中漸形成著有特色的「記說」：而**沒有集入《相應部》的偈頌，如「優陀那」、「義品」、「波羅延那」，雖不與現存的完全相同，但的確是早已存在**。偈頌的流傳，孳生流衍，一天天增多，成為傳誦中的一大部分。於是稱之為「伽陀」，「伽陀」為結句頌說的通稱。但在分教中，被集入於「相應教」的，仍舊稱為「祇夜」。沒有被集入（一直到四部、四阿含的集成，大部分偈頌，始終沒有被集錄進去）的，泛稱為「伽陀」。而**「伽陀」中的感興語──「優陀那」，當時應已類集而形成一分，這就是被稱為「優陀那」的，原始的《法句》。**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[原書p.868,n.4]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（p.86-8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[原書p.868,n.5]《島史》（南傳60，2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[原書p.868,n.6]《四分律》卷54（大正22，968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[原書p.868,n.7]《十誦律》卷60（大正23，448a-44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第1章，第2節，p.16-21：

    （1）龍樹的時代，南天竺是大眾系的化區。盛行南天竺的《蜫勒》，是大迦旃延所造，與阿毘曇不同。參照《撰集三藏及雜藏傳》所說，可推定**《蜫勒》為大眾系本論**。

    （2）**上座部系統的論書**，由於部派不同，推重的本論也不同，但**都是稱為阿毘達磨的**。

    一、**傳於錫蘭的銅鍱部，有七部阿毘達磨**：

    一、《法僧伽》──**《法集論》**（Dhammasaṁgaṇi）；二、《毘崩伽》──**《分別論》**（vibhaṅga）；三、《陀兜迦他》──**《界論》**（Dhātudathā）；四、《逼伽羅坋那》──**《人施設論》**（Puggulapaññatti）；五、《耶摩迦》──**《雙論》**（Yamaka）；六、《缽叉》──**《發趣論》**（Paṭṭhāna）；七、《迦他跋偷》──**《論事》**（Kathāvatthu）。

    這七部論，分為兩類：《法聚》等六論，傳說為佛說的。《論事》，傳為阿育王（Aśoka）時代，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 tissa）依佛說而作，是遮破他宗以顯自的要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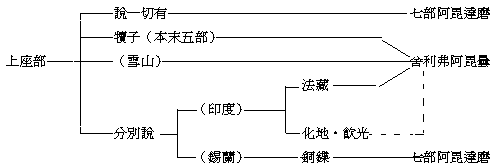
    二、**傳於罽賓的說一切有部，也有七論**，稱為一身六足。

    六足論為：**《法蘊足論》，《集異門足論》，《施設足論》，《品類足論》，《界身足論》，《識身足論》**。一身論為**《發智論》**。……**這是說一切有部的根本論**。

    **犢子部的根本論**，據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佛在時，**舍利弗解佛語故，作阿毘曇**。**後犢子道人等讀誦**，乃至今**名為舍利弗阿毘曇**」。從犢子部分出正量等四部，據《三論玄義》（依《部執論疏》）說：「以嫌舍利弗毘曇不足，更各各造論，取經中義足之。所執異故，故成四部」。這可見**正量等四部，也是以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為根本論**的。

    漢譯的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，分為：「問分」、「非問分」、「攝相應分」、「緒分」──四分。**法藏部**的《四分律》說：「有難，無難，繫，相應，作處：集為阿毘曇藏」。**雪山部**的《毘尼母經》也說：「有問分別，無問分別，相攝，相應，處所：此五種名為阿毘曇藏」。**法藏部為分別說系的一部**，**雪山部是先上座部的別名**。這二部的阿毘達磨，都與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相合。

    因此可以說，**在上座部系中，除銅鍱部及說一切有部，有特別發展成的七論外，其他都是以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為本論的**。列表如下：

    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[原書p.869,n.8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（大正2，550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[原書p.869,n.9]《分別功德論》卷1（大正25，3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[原書p.869,n.9]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6（大正70，465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可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9章，第1節，第2項，p.539-54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二十八宿：1.指我國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黃道（太陽和月亮所經天區)的恒星分成二十八個星座。《淮南子‧天文訓》：“五星、八風，二十八宿。” 高誘 注：“二十八宿，東方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；北方：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；西方：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；南方：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也。” 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[原書p.872,n.11]《十誦律》卷57（大正23，42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317-318：

    星宿推算吉凶，本是古代的天文學與民間神秘信仰結合的產物，有些佛弟子，認為也是佛弟子所應該知道的。如吳竺律炎共支謙譯的《摩登伽經》，二卷；西晉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譯的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，一卷。廣說宿曜吉凶，與「日藏」、「月藏」的意義相同。「天竺三藏若羅嚴」在于闐譯出的《時非時經》，一卷，說明十二月中，那些時日是「時」是「非時」。

    這些，顯然的還是世俗信仰而附入佛法。唐不空（Amoghavajra）所譯的《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》，二卷，性質相同，卻與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菩薩拉上了關係。最希奇的，趙宋施護（Dānapāla）譯的《十二緣生祥瑞經》，二卷，竟然以「無明……老死」等十二支，配日月，論吉凶！部分佛弟子，不自覺的沈迷於神秘的低級信仰，牽強附會，「佛法」時代的理性精神，似乎存在的非常有限了！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（1）[原書p.873,n.12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（大正29，330b-c）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9章，第1節，p.542：

    《正法滅經》，《大正藏》〈史傳部〉，有失譯的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──長行；西晉失譯的**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**──偈頌。這兩部是同本異譯，敘述末世比丘的衰亂，導致拘睒彌的法滅，策勵比丘們精進修行。這是佛使迦旃延（kātyāyanīputra）說的，「如佛所說」。**說一切有部的《正法滅經》，可能就是這一部**。藏經中還有失譯的《法滅盡經》一卷；竺法護所譯的《當來變經》一卷（《大正藏》編入〈涅槃部〉），也是同性質的經典，但這兩部已是大乘部類。《法滅盡經》更說到：「首楞嚴（三昧）經、般舟三昧，先化滅去，十二部經尋後復滅」。這些，都由於末世（西元前後）的政治混亂，僧伽衰敝，憂慮法滅，而用來策勵比丘們精進的。「末法」思想，由此而增強起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[原書p.873,n.13]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6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[原書p.873,n.14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5（大正29，41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[原書p.873,n.15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6（大正30，363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（1）《瑜伽論記》卷5（大正42，416b3-6）：

    單誦伽陀，是所思擇伽陀之義。此有三種：「勝義伽陀」者，明無我理。「意趣伽陀」者，釋伽陀意。如四意趣等。「體義伽陀」者，景云：謂明諸法體性差別。基云：謂明伽陀中體性義理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8章，第2節，p.508-509：

    思擇『伽陀』，從三方面去思擇：一、「勝義」，明空無我等深義。二、「意趣義」，明修行的宗趣。三、「體義」，依頌文而明法的體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[原書p.873,n.16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6（大正30，365c-36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[原書p.873,n.17]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8（大正2，43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[原書p.873,n.18]《雜阿含經》卷10（大正2，69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[原書p.874,n.19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6（大正30，364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[原書p.874,n.20]《成唯識論》卷5（大正31，24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[原書p.874,n.21]《入大乘論》卷上（大正32，3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[原書p.874,n.22]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（大正49，1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[原書p.874,n.23]《入大乘論》卷下（大正32，46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第7章，第2節，p.327-328：

    《十不善業道經》：一卷，馬鳴菩薩集，趙宋日稱等譯。以《分別業報略》及《十不善業道經》而論，馬鳴的撰述，與《正法念處經》有關。《正法念處經》，以「說一切業果報法」為宗，元魏的瞿曇般若流支（Gautama-prajñāruci）譯，凡70卷，西藏也有譯本。……晚期的《正法念處經》，已深受大乘教學的潤飾了。盛行於西北印度的《正法念處經》，與馬鳴的撰述，富有一致的傾向。如《分別善惡所起經》，在五趣的善惡業果頌以前，先說五戒、十善，次第也與《正法念處經》相合。但馬鳴是造論，決非從《正法念處經》集出。反之，可能由於馬鳴論的通俗教化，廣大流通，引起西北印度學者的重視，依之而敷衍成那樣龐大的部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在人間》，p.273：

    印度的正統文化，是婆羅門教。婆羅門極重視知識，他們所依的經典，叫吠陀，吠陀即是明的意思。在古來印度的社會文化，幾乎一切都包含在吠陀裡。到佛教時代，總括為五明，明即是學問；一切學問，皆是宗教徒應該學習探求的。因此，**印度宗教信仰**而**重視理智**；**宗教即哲學**，**哲學即宗教**。**如佛教中，佛稱覺者；證得菩提，菩提就是覺。此外如明、智、見、觀、勝解等名詞，到處都是，表示了重智的特徵**。因為重智，故**印度宗教的信仰裡，充滿了知識**。這一點，顯然與西方宗教的精神不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[原書p.877,n.24]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66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[原書p.878,n.25]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卷1（大正18，5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